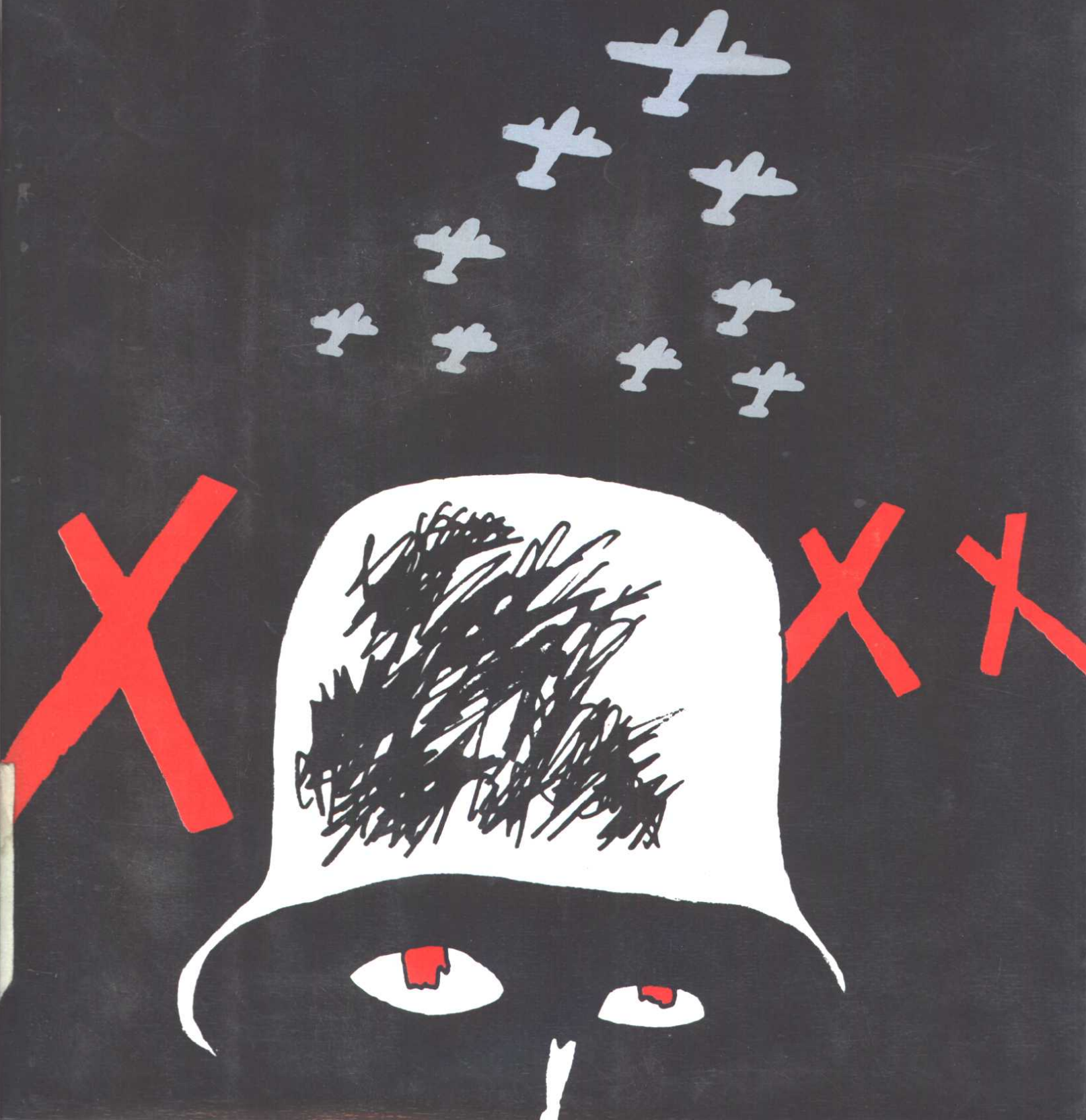


战争和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战争和人

〔日〕五味川纯平 著
苏明顺 黄人毅 张健 等译校
张 志 邵延丰
钟庆安 何金铠 总校



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沈阳

著 译 者

作译校总	者：者：者：者：	〔日〕	五味川纯平	高培	顾汝钰	林安
	苏明顺		高培	王同震	林安	
	赵家富		林瑞兰	丁舰	郭玉范	
	黄人毅		陈旭	金石	安俊	
	丁国桢		肖啸兵	姜培善	甘霖	
	蒋亚男		张健	杨民军	章大宇	
	鸿恩		王玉双	邵延丰	蔡延生	
	武弓		元礼	姚红	张至	
	钟庆安		谭桃	徐晓华	胡约丰	
	赵京慧		王俊峰	甘维民	魏九山	
	苏明顺		黄人毅	高玉惠	李云海	
	贺畅		纪杨	宋达海	张玲	
	蔡延生		杨民军	沈玉萍	贾大	
	朱耀军		徐晓华	孟玉琴	孙玉	
	姜培善		汪金易			
	张志		古鲁			
	王俊峰					
	钟庆安		何金铠			

第三部

盜火獵人

第一集

一

太阳的烈焰照在石板地上，热气迎面扑来。而柏油路则晒得快熔化了，踩上去软绵绵的。拉上窗帘也不能遮挡住热浪的侵袭。太阳好像过于亲热，故意向人靠近，不断地把一股股热浪强加给屋檐栉比的市街，使人们感到像是长时间置身于火海之中。在繁星璀璨的夜晚迟迟来到之前，人们束手无策。内陆地区盛夏的太阳带来的酷暑，简直使人无法联想到冬日里变得又小又圆，仿佛冻僵了一样的那个太阳，与现在的太阳竟是同一个。

街上的行人只能坐在路边树荫下的长椅子上，避开阳光直射。街上，天气闷热得令人发昏，人们午睡正酣。周围的一切宛如沉入无限的时间长河之中，简直像凝滞了一样。

俊介坐在长椅子上。他缩回暴露在树荫之外晒得发烫的脚，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坐了好长时间。然而，时间还是过得太慢了。由大连发出的亚洲号特别快车进站前的这段时间长得

令人心烦。

无所事事，茫然漫步街头，使人焦急难耐。前天，突然接到斯波发子的来信。信上说，她要跟随父亲去哈尔滨游玩，如果俊介暑假不急于回东京，“希望能在哈尔滨见面”。今天正是见面的日子。

斯波发子怎么知道俊介现在的住址的？自从在日满联络船上与发子痛苦地分别之后，一直没有见过她。后来，又总是错过见面的机会。然而，俊介并没有忘记她。如果塔玛拉·勃格丹诺娃不出现，对于俊介来说，也许斯波发子就有特殊的意义。俊介与狩野温子、斯波发子、塔玛拉保持着同等距离，小心翼翼地置身于她们之间，独自漂泊流浪。

那已经是两年多前的事了。塔玛拉已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而斯波发子却想接近自己。

等人就会心情烦躁。心情烦躁证明希望见到对方。这种心情打破了平淡无味的生活，这也许值得高兴吧。

俊介耐着性子呆在公寓里消磨过上午的时光，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才走出来的。火车要到傍晚才能到达。时间过得特别慢。他不想使自己像十六七岁的少年那样只去想少女的事情，他试图用东京家中墙壁上描绘的普罗米修斯来分散自己的思绪，但总是提不起兴趣来。

一个水灵灵的女人走了过来，比直射的阳光还耀人眼目。俊介瞥见附近长椅子上的男人们对走过来的女人品头论足，互相嬉笑。女人那丰满的肩膀几乎全裸露出来。亚麻色的头发一步一摇，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好一个大美人！只是太风骚了一点。

那女人来到俊介的面前，踌躇了片刻，然后坐下，大胆地将腿高高地盘起。膝盖以上大腿内侧袒露出来，她竟毫不羞

怯，而且向俊介这边望着。

女人的肩膀肌肉丰满，被太阳晒得赤红，布满雀斑，一直扩展到高耸的胸脯上，腿上似乎没有，就是有，也不便细看。

女人取出香烟说：

“请借个火。”

她说的是俄语。那口气既不作做，也不卖弄风骚。

俊介划着火柴，递了过去。

女人吸了一口烟，边吐出烟雾，边道谢。她那灰色的大眼睛似乎对年轻人充满期待。

俊介的脸上毫无表情。

——与塔玛拉相比，逊色了点。

他这样想着。

如果与塔玛拉交往至今，我们的关系肯定会大有进展。她在男人面前从不拘谨，即便做了使拓植君都感到惊讶的事情，也毫不在乎。我当时应该保护她。那样做对自己的锻炼也会有好处。国籍和种族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那种超越国籍和种族而能永远相爱的男女。但是，如果与塔玛拉有了特殊的关系，那么，今天在斯波发子到来之际，将会是何种心情呢？

女人扔掉了手里的香烟。看到俊介无动于衷，她便从长椅子上站起来，并且垂下了灰色的眼睛。俊介想象着这个女人的薄裙子下的情景。女人摇动起亚麻色的头发，迈着麻利的步子走了。

俊介目送着她远去的背影，忽然他发现有人在注意自己，便把脸转了过去。

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站在那里。身着白色的裤子，长袖衬衫袖口卷得很高，露出了粗壮的胳膊。面部表情咄咄逼人，但

含笑的眼睛里却带着稚气。

俊介好不容易才想起来。

“噢，是你？”

嘴里这么说着，却忘记了对方的姓名。

“我还以为，你老兄会跟在那个女人的屁股后面跑去呢！”

大盐雷太沉下那副孩子气十足的笑脸，变得一本正经地说：

“便宜！要是白天，给她二块五毛钱，她就会扭着屁股跟你走。”

“你的口气真不小啊！”

俊介暗暗把雷太与耕平做了比较。

雷太似乎比耕平还高。而耕平比俊介高一头。雷太身高大概有六尺吧，体重可能超过七十五公斤。

“以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学生呢！”

雷太嗤嗤笑着，坐在刚才女人坐过的地方。

“那时搂你的腰，简直不费事。”

即便是现在，他要想抓住俊介的身体，高高举起，摔在地上，也是易如反掌。他边说着，边弄得粗手指的关节咯巴咯巴作响。

“你的剑术很高明。不过，能抵得过我的飞刀吗？”雷太问。

“你现在做什么事？”

“什么都干。前段时间跟着老板，最近一直在剿匪。”

“老板？是我叔叔还是嶋田？”

“说起嶋田君来他是我师傅辈的。尽管没有跟他学多少。”

“是我叔叔派你去讨伐的吗？”

“起初是我自愿的，当翻译。”

俊介这才想起两年前曾在少女阿邦那里听说过雷太出征讨伐的事情。

“你要追捕的人，抓住了没有？”

雷太猛然瞪大眼睛。因为这是俊介不应该知道的事情。

“还没有！”

雷太慢慢扭过脸去说。

“同那家伙相比，有使我更讨厌的大人物。那就是杨靖宇、孔宪荣，听说过没有？”

俊介摇摇头。

“我所去的地方位于新京东南。那一带是杨靖宇的游击区，他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这家伙确实精明强干，神出鬼没，使讨伐军很伤脑筋。他直接指挥的部队大概有七八百人。同时还统辖千余名土匪，势力很大。今年年初，他试图与第二军的王德泰汇合。如果合为一伙，他的势力就会大增，而且分散打游击的部队就会在统一战略的指导下，在更广阔的地域内骚扰暴乱。总之，无论如何要取下杨靖宇的首级。”

“他们这伙人的武器是怎么搞到的？”

“袭击警察，或者从满洲军队那里夺去的。也有满军或警官卖给他们的。第一军还给偷来武器的家伙发奖金。”

雷太注视着自己粗糙的手，伸开又握紧，想起了什么似的，自己笑了起来。

“我们抓住一个家伙，他遭到一顿痛打后招供说，偷来一支步枪，赏钱三日元，手枪二日元，毛瑟枪五日元，机枪一百日元，一门迫击炮五十日元，一门大炮一百日元，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三十日元。”

“他们有那么多钱？”

“那是他们在打游击时从地主和富农那里抢去的。杨靖宇

这家伙从来不抢夺穷人的钱财。因此，总是命大。每当他从手下人的家乡路过时，总要顺便去他们家里坐一坐，留下些钱，讲些宽慰家人的话。他们很精明。”

“如果言不由衷，他们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既然称作人民革命军，即使游击队，军纪也应当是非常严明的。”

“正是这样。他们跟其他土匪截然不同。因而很难对付。他们虽然将鸦片用作军队资金，但是绝对不吸鸦片。指挥系统也很健全。对部队内部的叛徒处罚得很严厉，抓住就枪毙。十分注意避免与老百姓之间的摩擦。如队员强奸妇女，就立即枪毙。”

“受过这种训练的家伙，看来是不会轻易开口坦白交代罗。”

“能使他们开口。”

——这小子，真是什么也不懂。

“要想让他们开口，他们就得开口。用不着再来第二遍。有的家伙，你稍微让他吃点苦头，他就会乖乖求饶。有些家伙贪图小利，给点好处，他就会供出有用的东西。能利用的人，放他们回去。”

“对不招供的，怎么办呢？”

“统统杀掉！”

“还不是那么回事！”

雷太大声说：

“怎么回事？”

“王道乐土呗。”

“剿匪可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既要挨饿，又要受冻。如不将他们斩草除根，王道乐土也是扯蛋！日本军官的杂志里面登了一首有趣的诗歌。我念给你听听。原句我忘了。诗中讲道：

力斩共匪的日本军刀是迎接王道乐土的唯一途径……”

——那种王道乐土，到处都有！

俊介转过脸去，根本不想与雷太争辩。若与他争辩，定会问问他刚才罗列了一大堆清剿的辛苦，那么到底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呢？也许俊介还要问，如果王道乐土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为什么会导致武力抵抗，为什么要继续进行武力清剿呢？难道五族之间就不能建立一种平等互惠的关系吗？争辩的结果，一定会僵持不下，使对方处于难堪的对立面上。少年时代在路上互相厮打的事情，还是避免为好。

然而，此时此刻，如果雷太读出那首他认为有趣的诗来，俊介也许会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痛斥雷太 and 那令人作呕的诗句。

这首诗的其中一节，是这样写的：

“请坐下，静静地合上你的双眼，
我紧握的日本军刀是神之御手。
锋刃的洗礼，
才真正是王道乐土迎接你的唯一方法。
当罪恶深重的鲜血，
喷向天空时，
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

雷太没有注意到俊介的感情变化，继续说：

“孔宪荣那家伙去年夏天去过哈巴罗夫斯克，与苏联人一起参加了作战训练。他携带十万卢布回到东宁。十万卢布啊！用这笔钱给满洲东北一带的三千名匪徒换上了新冬装，并且将旧式武器卖给土匪，购买了新枪。你知道他们的用意是什么？据说，他们把游击队配置在滨绥线的关键地点，等待时机进行

大规模的袭击，妄图暗杀日满的大人物。”

“你很热心啊！”

俊介扭过脸去说：

“看来，你是为了防止大人物遭到暗杀才去受讨伐之苦的罗。”

“看来，同你这腰缠万贯的小子谈不到一起啦。”

雷太眼睛里突然出现了凶恶的目光。嶋田也常常这样。

“对别人做的事情，可不能总挑毛病啊。”

“如果我扫了你的兴，请多原谅。”

“你还是个小鬼的时候，就很会挑毛病。你连小女孩画的画也挑毛病，甚至洋洋得意。为此事还和我吵过架，你忘了吗？”

“记得的。”

“那么，你就不要挖苦人了。我也并不是出于喜好才去剿匪的。如果我的父亲不被人杀害，我也会上中学，兴许还会上大学呢。当然，我可不是在为现实生活鸣不平。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父亲如果活着，一定还会在小学校的门口经营他那雅致的小文具店。我也许会慷慨地给那些根本买不起蜡笔的孩子们买上几支蜡笔，变成一位和蔼可亲的大哥哥。”

雷太嗓子里挤出几声干笑。

“你父亲死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清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是去虎林，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好像是到了梨树镇后又进入了更偏僻的地方。”

“那么，你是为了寻找杀死你父亲的人吗？”

“正是。”

雷太滚动着那双白眼珠，笑道。

“其实，这是在松花江的江底捞锈钉，瞎耽误工夫。但是，一旦找到他，一定要杀掉他。”

“也许那个人也有一个像你这么大的孩子。”

“要是有的话，我会让那家伙像我一样记住过去干过那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我是个危险人物。我父亲可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被培养成为文具店里和蔼可亲的大哥哥，也就不会死那么多人啦。”

雷太从长椅子上站起来。

“你是明年毕业吧？”

“是的。”

“是否要当这里的头儿？”

“谁说的？”

“谁也没有说。因为你是伍代家的二少爷嘛。”

“伍代家的二少爷可不是古装木偶。”

“分公司经理要是古装木偶，可就麻烦啦。”

雷太用手指头挑起白麻布上衣，搭在肩上。

“好啦，再见吧，分公司经理。”

二

“简直都认不出来啦。”

斯波发子从列车上走下来，俊介立即说道。

“真是魁梧多啦。”

俊介脸上不由一阵发烧。他马上意识到自己脸红了，越克制越显得不自然。

——脸红，是今天灼热的阳光映照的。笨蛋，这是怎么回事！绝对不能脸红。

发子介绍了她的父亲。他是一位衣冠楚楚的绅士。俊介几

乎觉得他有些像父亲由介，庄重大方，笑容可掬。

“怎么样，我们一起去饭店用餐吧。”

“好的。”

俊介这才显得不那么拘谨了。

在饭店的前厅，俊介正等待斯波父女从房间里出来。

这时，一个瘦瘦的留着胡须的中年男子正在远处偷偷注视着俊介，频频留意着这边的动静，但不久便消失在酒吧那边了。

俊介虽然与那男子对视了几次，但他却没有介意。因为此刻的俊介不由得心情冲动，正在等待着快乐时刻的来临。仅仅两年不见，发子却变得成熟多了。成熟这个字眼会使人过分感觉到年龄的增长。发子却还很年轻。正像几年前的由纪子一样，发子的青春活力与成熟，完美地融合到她的秀美之中了。

——她属于比姐姐更容易亲近的类型。但却更加大胆、泼辣。

俊介一边等着，一边想。

斯波父女终于走下楼来。发子好像刚刚洗完淋浴，皮肤显得更加有光泽。

“咱们去哪儿用餐？”

“随便。在这儿不就很好吗？”

俊介回答。

“那么，今晚就在这里吧。”

于是，三个人来到饭店的餐厅里。

他们选了一张与天花板上旋转着的大电扇正对的餐桌坐下，点了几个菜后，斯波律师冲着俊介笑了笑说：

“这条街也变样啦。五年前买东西说日语还没人懂，在饭

店的餐厅里也不能用日语点菜。”

“到街上散散步，您就可以看到变样了。”

俊介对父女俩说道。

“是啊，店铺的窗子上逐渐都贴起了‘本店懂日语’的启示。就连第一流的俄国饭馆也挂着‘会做日本菜’的招牌。这在从前是没有的。我指的是满洲事变之前。等会儿我们去松花江看看吧？你们听，扩音器里正在播放三弦伴奏的长歌。毕竟是在中国，还没有看见过穿着浴衣在街上散步的。今天我们尝试一下如何？”

“女人把头梳成日本式发型，碎步而行，男人则身着浴衣，挽起袖口，束住裤脚，漫步街头，是吗？如果是在大连，人们对这种情景习以为常了。这也算是一种日本式的情调吧。”

“那多么难为情啊。”

发子像吃了什么苦涩难耐的东西似的，感到很不自在。

“如果这也算日本化，那就是历史的倒退罗。”

俊介正说着，葡萄酒送上来了。这是饭店引以自豪的陈年酒。可惜，俊介对酒根本不懂行，只是彬彬有礼地与斯波父女俩举杯共饮。

“日本人来到宽阔的大地方之后，不是岛国式的拘谨，就是显得更加土气。”

斯波律师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可是，他并不是同意俊介的看法，而是因为已有几分酒意，正在兴头上。

“岛国式？俊介君，那是过去的事了吧？今后，满洲会成为大工业地区。不光关东军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中央也正在以陆军省的满洲组为核心积极从事研究。你父亲他们不是也受托来满洲视察吗？”

“我不清楚。什么也没有听到过。”

“不过，即使府上令尊不能亲自出马，也还有在满洲的伍代先生呢。方案早就确定了吧？”

“我父亲虽然并不反对军部，可却与叔父不同，他不赞成军国主义。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似乎打算立即来满洲大干一场，但不知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只是建造了一两座工厂。或许是因为父亲持有合理主义观点吧。”

“合理主义……”

斯波展开餐巾，拿起勺子，开始喝送上来的汤。

“这么说，来满洲是不合理的罗？”

“并不是。”

俊介把送到嘴边的勺子又放回盘里。

“在获利这一点上，目标也许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军部却打出了反对财阀的口号。二月事件不正是这项活动的一个高潮吗！企图跟在军部的屁股后面来满洲，将会怎么样呢？越是持有独立的见解就越会产生摩擦，也就越有失足的危险。父亲当然没有像我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

“的确，你的意见很对。”

斯波点点头，把剩有残汤的盘子向旁边推了推。

“你哥哥是怎么考虑的？他与令尊不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吧？”

“您认识我哥哥吗？”

“听说过。但没有见过面。”

“我哥哥好强，喜欢出风头。”

俊介没有再说下去。

“中国学生燃起了排日抗日的热情。日本学生对此怎么看？”

发子的父亲一边打量着两个年轻人，一边说。